

# 廣揚

上主憎恨一切罪惡；敬畏他的人，也不要喜愛那些罪惡。

——德訓篇：十五章，十三節。

你當歸向上主，離棄你的罪惡。你應在他儀容前祈禱，並應減少你的罪過。你應歸向至高者，應離開邪惡；並應痛恨一切可憎惡的事。

——德訓篇：七章，三十一——三三節。

10

天津天主教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出版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一日

# 第十期目次

半月大事	.....	(一)
半月談	.....	(四)
津市公安局驅逐帝國主義分子恩滿德、雷鳴亮出境	.....	(六)
津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傳訊帝國主義分子恩滿德、雷鳴亮時	.....	(六)
他們親筆簽名的供詞	.....	(八)
革新運動促進會接收聖心堂、聖心醫院	.....	(一〇)
教友控訴恩滿德、雷鳴亮等罪行	.....	(一一)
我們的鬥爭勝利了	.....	(一三)
絕不容許帝國主義分子利用天主教進行侵略	.....	(一七)
這都是雷鳴亮親口對我說的	.....	(一七)
我控訴狡猾陰險無惡不作的帝國主義分子霍佛滿的罪行	.....	(一八)
孫峻德神甫參加了土改	.....	(二〇)
北京市是怎樣深入發動天主教徒參加革新運動的	.....	(二二)
我在天主教革新運動中的體會	.....	(二五)
來函摘錄	.....	(二九)
聖母軍的萬惡罪行(續完)	.....	(三三)

田瑞華、張士強、趙嫦娟

明軫

蘇桂芬

王衡

劉明

吳克齋



## 杭州取締「聖母軍」

杭州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在十一月八日下令，宣佈取締反動組織「聖母軍」，同時，報紙上公佈了公安局依法逮捕「聖母軍」杭州主要負責人之一，「指導司錄」趙克文。

趙克文原來是杭州天主堂的神甫，去年接受了帝國主義分子的指使，在杭州秘密組織「聖母軍」。今年五月間，天津軍管會下令取締「聖母軍」以後，他就轉入更隱蔽的地下活動，同時更偽裝進步，混進了杭州教友們的革新委員會當了委員，企圖暗中破壞革新運動。

他曾命令「聖母軍」的「團員」們混入農會、婦女會等組織去搞破壞活動。他反對土改，威脅教友不准控訴帝國主義分子，破壞抗美援朝運動，造謠誣蔑蘇聯，

誣毀共產黨和人民領袖。這許多事實都證明了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死心塌地爲帝國主義効忠，保護國家人民的利益，所以將他逮捕法辦。

軍管會這個命令公佈以後，杭州市各民主人民團體、各學校師生和一般市民羣衆，紛紛發表宣言或寫信給報館去表示熱烈的擁護。許多被騙入「團」的善良教友都爭先到政府那裏去登記，同時並寫信給報館歷述自己被騙的經過，以及覺悟後對帝國主義的憤恨；要求所有的教友團結起來，和他們展開不容情的鬥爭。王克謙神甫並在報上發表文章，號召入過「團」的教友們趕緊登記，真誠坦白悔過。他更「希望能通過政府這次取締「聖母軍」的正確措施，把我們自己的「三、一、一革新運動」很好地開展起來」。

## 瀋陽「聖母軍」首惡

### 皮漱石等被逮捕

瀋陽「聖母軍」陰謀組織者皮漱石，「指導司錄」皮忠義、郭雨輪、丁春牧、杜連芝、林世才，「支會長」

本報

朱蓮文、任慕貞、趙玉珍以及小組長李玉蘭等犯，藐視政府法令，拒不登記，或假登記後暗中仍進行破壞活動。瀋陽公安局為執行政府法令，已於十月二十六日，將首惡分子皮漱石、皮忠義、郭雨綸、丁春牧、杜蓮芝、杜世才、朱亞文等七犯逮捕歸案；對任慕貞、李玉蘭、趙玉珍等犯分別給予傳訊拘留及傳訊申斥處分。

這些頑固反動分子一貫是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像皮犯漱石，受過法國、日本、美國帝國主義分子的長期縱養，自從一九四九年當了瀋陽「總主教」以後，經常和帝國主義分子費摩達（法籍，前瀋陽教區主教，已被驅逐出境）與美蔣特務機關以「二〇七」代號秘密傳遞情報，並不斷接受美帝國主義走狗黎培里的秘密指示，迫令所有神甫散發反動文件「天主教全體主教聲明」、「聖而公會」等，進行反動宣傳。一九五〇年五月間，黎培里派蕭永新到瀋陽建立反動組織「聖母軍」，皮犯漱石即積極參加組織領導活動。帝國主義分子德尙樸（法籍神甫）派遣反革命分子張寶貴去香港，皮犯曾出錢幫助，並指使張犯寶貴逃奔戰犯張義奎所屬的殘存武裝土匪，企圖長期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

皮犯忠義是反動秘密組織「聖母軍」的「指導司鐸」。在帝國主義分子費摩達等因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而被傳訊期間，他還召集「聖母軍」人員聚會，並無恥地替帝國主義分子辯護，積極佈置「會員」破壞天主教革新運動。

朱犯亞文是帝國主義分子的爪牙，「聖母軍」的「支會長」。積極進行反革命活動，先後欺騙、拉攏二十餘人參加了「聖母軍」組織，阻撓破壞青年學生參加抗美援朝運動；更公然說服參加三自革新運動的教友是「魔鬼」，說革新就是「叛教」，煽動「會員」要「拚命不革新」來和愛國教友對抗，並進行假登記，企圖長期進行陰謀活動。

其他像郭雨綸、丁春牧、杜世才、杜蓮芝、任慕貞等犯也都是長期受帝國主義的縱養，甘心做中國人民的敵，在教會內部也是橫行霸道，破壞登記工作。

### 新海連人民政府逮捕

#### 帝國主義走狗黃道生

山東新海連市人民政府於十一月四日，逮捕了帝國主義走狗黃道生神甫，並將依法予以懲辦。

黃犯又兼任新海連市私立國英中學校長，一貫向學生灌輸反動思想，政治課講「四維八德」，並說：「主耶穌保衛，不吃飯仍然可以生存。」愚弄青年。黃犯與帝國主義分子黎培里有密切關係，彼此勾結，進行反人民的陰謀活動。去年美帝侵略朝鮮之初，黃犯造謠說：「第三次世界大戰一定要爆發。」今年五月間他又在課堂上對學生說：「美國發明的B-29型飛機能飛到蘇聯莫斯科去投原子彈。」他極端陰險的反對抗美援朝運動，在訂立愛國公約中他說：「我訂立愛國公約就不寫擁護共產黨，因為那樣一來，我們所擁護的正是我們所反對的。」他並有意識地組織學生球賽，一隊叫「抗美援朝」，一隊叫「投朝」，他故意把抗美援朝搞得弱些，當「抗美援朝」隊敗了，他便煽動學生高呼「抗美援朝了！」「抗美援朝了！」去年冬天，他用破布製了一面國旗，污蔑新中國說：「這是象徵着支離破碎的共產黨的中國。」又說：「青大白日才是代表着真正的中國。」以上事實充分說明了黃道生是死心塌地的美帝將匪的走狗，新海連市人民是堅決要將其剷除的。

## 上海市抗美援朝分會 天主教支會開代表會

上海市抗美援朝分會天主教支會，於十一月十一日假震旦大學禮堂舉行第一次代表會議，並歡迎與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主任委員吳克寬同時出席全國政協的胡文耀的歸來。在大會上胡文耀傳達了政協會議的精神，他說：「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中國人民大團結的具體表現。我這次被選為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不單是我個人的光榮，也是整個天主教愛國教友的光榮。」接着他報告了全國人民如何重視並支持天主教的愛國鬥爭，以及天津和北京天主教三自愛國運動蓬勃開展的情形。最後他號召全體教友發揚愛國主義精神，肅清帝國主義侵略影響，把隱藏在天主教會內的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清除出去。大會閉幕前通過了決議：一、推行愛國增產捐獻運動；二、繼續普遍和深入開展愛國主義的學習運動；三、澈底摧毀「聖母軍」；四、把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們從教會內清除出去；五、努力開展天主教自治、自傳、自養的愛國運動。



## 恩滿德和雷鳴亮滾蛋了

一貫進行反對中國人民革命和愛國教徒的革新運動的帝國主義分子恩滿德和雷鳴亮，在廣大愛國教徒的要求下，已被我們人民政府驅逐出境了。

這兩個帝國主義分子，不但在解放前藉着意大利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利用我們聖教會給他們作掩護，到我們中國來進行侵略和破壞活動；在解放之後，他們更是千方百計地想辦法破壞人民的政權；利用反動組織「聖母軍」散佈謠言、蒐集情報。更可恨的是：他們竟違背了我們聖教會不信異端的大誠，捏造「聖母從天上來的信」，製發「可以避原子彈」的「聖牌」等極端反動的迷信物品。這說明了：帝國主義分子不但決心與人民為敵，同時也背棄了天主。換句話說：他們根本就不能算是天主的兒女，他們是異教徒。

所以，教友們要求政府驅逐這兩個帝國主義分子，懲辦這兩個帝國主義分子，是完全符合中國人民和聖教會的利益的。中國人民的勝利果實不容許任何人來破壞；同時，聖教會也絕不容許任何異教徒進來搗亂。把他們驅逐出中國國土，把他們驅逐出聖教會，不但盡了中國人民應盡的責任，同時也盡到了熱心天主教徒的責任。這是我們在反帝愛國愛教的鬥爭裏又一次的勝利！讓我們大家慶賀

這個勝利！

通過這次鬥爭，我們應該是更進一步認清了帝國主義分子的面目。恩滿德除了造謠破壞之外，更侮辱過許多女教友；最後，當教友們控訴他的時候，他竟用刀子割破舌頭以圖抵賴。這種流氓行爲完全違反了我們天主『毋行邪淫』和『毋殺人』的大誡。雷鳴亮藉着聽神功的機會向教友們進行反動宣傳，並還用審問的方式逼使辦神功的教友講話。這種行爲完全褻瀆了我們聖教會的聖事。教友們！請看：這些帝國主義分子和天主教之間還有什麼共同之處嗎？

通過這次鬥爭，我們應該是更進一步認清了『聖母軍』的反動本質。一直到今天，恐怕還有一部分人在想：『聖母軍』本身並不反動，祇是給帝國主義利用了。從這次恩、雷兩人的『聖母從天上來的信』和『避原子彈聖牌』上，我們就可以明白：帝國主義分子一貫是藉着聖母的聖名來幹壞事的。『聖母軍』和這個信和『聖牌』一樣，本身就是反動的東西，它們的作用都在於替帝國主義進行反動活動。

通過這次鬥爭，我們應該是更進一步認清了人民力量的偉大，從而加強我們革新的信心。像恩、雷兩人，過去是如何積極地從事破壞活動；但在人民的指責下，他們終於俯首認罪！中國人民已經把美帝國主義打得落花流水，對於幾個帝國主義分子，還有什麼問題？如果有的教友心裏還忐忑不安，或甚至不敢積極參加革新工作，應該從這次事件裏得到覺悟！

# 天津市公安局驅逐帝國主義分子

## 恩滿德、雷鳴亮出境

天津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於十月十七日，將反動組織「聖母軍」指導司鐸，意大利籍帝國主義分子恩滿德（Aldo Enaldi）和雷鳴亮（Angelo Lampis）驅逐出我國國境。

帝國主義分子恩滿德、雷鳴亮過去潛藏於天津市二區建國道天主教聖心堂內作神甫，以教堂及天主教教會辦的聖心醫院爲據點，一貫進行反對中國人民的活動，發展反動組織「聖母軍」，散佈謠言，破壞抗美援朝運動及愛國天主教徒發起的宗教革新運動，多次違反人民政府的法令。

去年秋天，恩滿德、雷鳴亮故意造謠說：意大利有一個修女見到「聖母」在意大利某地顯聖蹟，「聖母」並告訴這個修女，要創造一種能夠避災難和原子彈的「聖牌」。恩滿德和雷鳴亮就印製數百個此種「聖牌」散發，在散發時，趁機大肆造謠：「大災難就要到來」，「第三次世界大戰也許要起來了，美國飛機從東京起飛，要炸中國東北和華北」等，並一再以原子彈來恐嚇無知教徒。雷鳴亮又曾在教徒中散發捏造的「聖母自天上寄來的信」進行欺騙。在這封捏造的信中，用「下次的大戰」，「原子戰」來吹噓美帝國主義的「威力」，恐嚇人民。恩滿德和雷鳴亮還經常不斷造謠污蔑中蘇的友好關係，捏造朝鮮戰爭消息等。

今年一月，愛國天主教徒在全市廣泛展開宗教革新運動後，恩滿德多次在「聖母軍」支會開會時，以支會指導司鐸的身份，佈置「聖母軍」「團員」發展「一貫道」教徒爲天主教徒，其後即吸收「一貫道」教徒加入「聖母軍」，企圖以此來增加天主教內的反動勢力，並蓄意破壞人民政府嚴格取締封建反動會道門的命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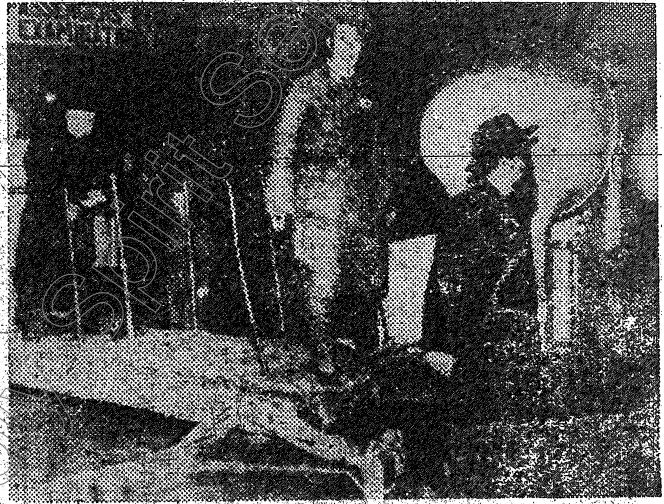
恩滿德和雷鳴亮爲了破壞愛國的天主教革新運動，曾一再威脅愛國天主教徒不准在「天津市天主教自立革新宣言」上簽名，說：「簽名就是裂教，就犯大罪。」與此同時，又大批散發香港出版的及上海反動機構「天主教教務協進委員會」秘密印製的反動小冊子及反動文件「學習參



考」，「現代問題解答」等。而此等反動書籍，在人民政府明令取締反動組織「聖母軍」時，恩滿德曾燒燬了一大批，以彈滅罪證。

人民政府明令取締反動組織「聖母軍」後，恩滿德和雷鳴亮又百般進行破壞。當時，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在全市各教堂門前張貼佈告，揭發「聖母軍」的罪行，並號召「聖母軍」分子迅速按照政府命令，進行登記或聲明退出。但雷鳴亮、恩滿德竟阻止這樣的佈告在聖心堂前張貼，甚至在佈告第一次貼出後，竟又被雷鳴亮撕毀。恩滿德還召集秘密會議，佈置「聖母軍」「團員」抗拒政府的取締命令，他說：「有的支會不算正式成立，可以不去登記。」後又佈置「聖母軍」分子到公安局集體登記，互相監視，不准向政府坦白交待。恩滿德又曾在聖心堂內多次污辱女教徒及聖心醫院的女職工。

廣大愛國天主教徒揭發了恩滿德和雷鳴亮的罪行後，並要求政府懲辦這兩個帝國主義分子。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根據愛國天主教徒的要求，十七日傳訊恩滿德和雷鳴亮，並依法將一貫與中國人民為敵的帝國主義分子恩滿德和雷鳴亮驅逐出我國國境。



驅逐恩滿德、雷鳴亮出境時情形

、德滿恩子分義主國帝訊傳局安公府政民人市津  
：詞供的名簽筆親們他，時亮鳴雷

雷鳴亮供詞

我在聖明軍中擔任「聖明軍」一職是  
之得兩個成人支團三個月和「青年」之得  
支團一年之指導可領，指導員同譯多  
多彼等「聖明軍」。聖明軍團是服從指導員  
副領的領導。

一九二〇年秋又由袁水到 Peking 聖方濟  
沙勿男會神父及友一封信（信內附有  
Bible pp. 下寫）我念過這信，信上說有  
一個信士看見了聖明軍隊，聖明軍在對  
信士說要創造一個聖明軍，推舉一個領袖

S. Wang  
Orlando Ramirez

牌，在廿年大亂時，靈魂可以得救。於不相  
信之事。聖牌解恩神德。恩神亦不  
在時我印過聖牌，一次印十個或廿個，  
也散送過。

我對恩神是極敬愛國運動。華於恩  
神以恩神不教教規。我反對他這恩神教  
我散送過一本人生而靈義的書。對此  
外這些書多不強。教友向那時我雖不  
能隊給他們講過。亦曾考教友反對恩  
神教義等事運動的。

北京 Camula 輔德。蒙不林德軍 Kolaly  
S. Angelo Ramirez

給我的。我奉信聖明軍支團十年。我  
想像恩神在各副主教推的。各書  
一九二一年。西副主教推的。各書  
會，我阻止了教友去參加。聖明軍教工  
要參加促進會。我教友會的學習  
能，我阻止了他們去參加。

我對聖明軍時，我阻止了華新任教  
會副領王心奎。我阻止了華新任教  
會副領的一面。不任恩寫有促進會  
新聖明軍而蒙那一面。  
我對恩神會講禁止參加。因我教  
士國語。我對恩神（人平日不講國語）

S. Angelo Ramirez

S. Polakovic

恩神也恩神他參加了這會，他後升門  
提他過。教友向那時，我阻止了教  
命令指示過他們。

在左  
在右  
S. Angelo Ramirez  
1927-1931

HOY



# 革新運動促進會接收聖心堂、聖心醫院

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於十月十五日，接收了過去由帝國主義分子控制的天主教堂、聖心堂和天主教會辦的聖心醫院。

過去的聖心堂與聖心醫院，由於帝國主義分子的把持，已變成了兩個反對中國人民、進行反動活動的據點，反動組織「聖母軍」在該處的活動也十分猖獗。

聖心堂一向由意大利籍神甫恩滿德、雷鳴亮等掌管。因此在全市開展天主教革新運動已十個月的長時期內，聖心堂不但沒有進行革新，相反的，帝國主義分子却竟繼續向中國人民傳播帝國主義的邪說。恩滿德和雷鳴亮公然利用宗教異端來愚弄教徒：印製「聖牌」、散發捏造的「聖母自天上寄來的信」等，為美帝國主義造謠宣傳。政府明令取締反動組織「聖母軍」的措施，竟也遭到了帝國主義分子的抗拒與破壞。

聖心醫院創辦於一九二二年，辦理極為不善，院務管理方法落後，缺乏許多必要的護理制度。在會計制度上，沒有嚴密的帳目，金錢全由副院長齊利納（意大利籍修女）一人掌握。不僅如

此，在醫院內工作的中國職工，尤其是女職工，至今還忍受着極為殘酷的剝削。六個中國女職工做工沒有報酬，而且還一直被阻不能加入工會，直到今年九月，在她們進行鬥爭勝利後，才獲得了加入工會的權利。為了要求參加本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舉辦的學習班，她們也會遭到過地方和帝國主義分子雷鳴亮的阻攔，經她們的堅決鬥爭後，始不得不允許她們去參加學習。恩滿德、雷鳴亮又濫用神權，利用辦神功的機會，審問她們學習的內容，並威脅她們，學習時不准多說話，不准講外國神甫的壞話。而且，聖心醫院的院方還違反政府法令，在向市人民政府接受外國津貼及外資經營之文化教育救濟機關及宗教團體專門登記處登記以後，又將院內大量藥品、財產私自轉移。

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根據上述情況，乃於十月十五日，將聖心堂與聖心醫院接收，歸中國人民自己辦理。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主任委員吳克齋等到達聖心醫院後，該院職工立即開會歡迎，院長陳紹賢代表全院職工對天主教革

新運動促進會接收聖心醫院表示感謝。次日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又將副院長、帝國主義分子齊理納撤職。十六日，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又派中國神甫王洗耳担任聖心堂本堂司鐸。這是聖心堂有史以來第一次由中國人作本堂司鐸。王洗耳神甫在當天做彌撒時，對聖心醫院的全體修女、職工談話。王洗耳神甫說：「我現在充分認識了我過去的錯誤，過去我會經反對促進會，後來我才知道促進會是真正爲了愛國愛教。兩年來的事實證明，政府對信仰自由的政策堅定不移，我希望

## 教友控訴恩滿德

十月十八日下午，天津市各地天主教徒約六百人，在聖心堂開會控訴帝國主義分子恩滿德、雷鳴亮等人的罪行。

聖心醫院女助理員田瑞華、張士強、趙婦娟等三人在會上控訴了帝國主義分子恩滿德、雷鳴亮等人控制聖心堂及聖心醫院，發展反動組織「聖母軍」，散佈謠言，阻止聖心醫院職工學習政治，污辱婦女等罪行（見另文）。

會上，聖心堂教徒汪劉秀蘭控訴恩滿德對自

望大家和我一起做好天主教革新運動。」

目前，聖心堂和聖心醫院的氣象一新。王洗耳神甫已開始在聖心堂內工作，當地教友亦都歡欣地在星期日進堂望彌撒，人數之多爲聖心堂開堂以來所未有。聖心醫院的全體修女、職工於十八日晚開會慶祝聖心堂、聖心醫院的解放，並歡迎王洗耳神甫；當地教友也在十九日下午開會歡迎新的中國神甫。聖心醫院的修女和職工並在本市醫務工作者工會和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的幫助下，開始了政治學習，連日都聽報告並進行討論。

## 雷鳴亮等罪行

已的污辱，和恩滿德在「聖母軍」支會開會時，常對女團員進行污辱的下流行爲。她說「今天我經過了學習，知道毛主席解放了我們婦女，還成立民主婦女聯合會，我要把帝國主義分子恩滿德的這種卑鄙無恥的罪行都控訴出來。這些帝國主義分子到中國來，不是爲了傳教，是來侵略我們的國家和污辱我們中國婦女的。我擁護政府把他們這種帝國主義分子都驅逐出去！」

杜淑鳳太太在會上控訴了帝國主義分子控制

下的聖心醫院，漠視中國人民生命的罪行。杜淑鳳的兒子杜明忠生病住在聖心醫院的停屍房裏，竟被帝國主義分子意大利籍修女費米那（現已回國）打了兩個嘴巴。而且病人沒人照顧，渴得只好喝自己的尿。到快要死時才去醫師治療。結果死去了。杜淑鳳說她兒子臨死時還說：「媽媽千萬給我報仇哇！」許多參加會的教徒都流下淚來。杜淑鳳最後說：「我四年來沒敢說這個事，今天在毛主席領導之下，我要說出來了。我感謝天

# 我們的鬥爭勝利了

田瑞華·張士強·趙婦娟

編者按：這篇文章是天主教聖心醫院的三個助理員合寫的。張士強九歲到聖心醫院，在裏面工作了十一年。田瑞華、趙婦娟在聖心醫院工作都在三年以上。

自從我們進了聖心醫院，就像是賣給人家了，沒有了自由，一直受着帝國主義分子的剝削和壓迫。我們都是天主教徒；控制着聖心堂和聖心醫院的意大利神甫和修女，假藉帝國主義的「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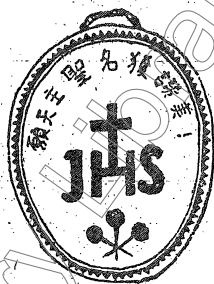
主改革新運動促進會接收了聖心醫院，替我報了仇。」

會上，教徒徐世豪、侯佩金、趙國祥還分別控訴了「聖母軍」指導司鐸、帝國主義分子南懷義（意大利人）、包迺剛（荷蘭人）、胡慎思（比利時人）、范大謨（比利時人）的罪行。會場上一致高呼口號：「要求政府驅逐帝國主義分子出境！」

「義」就把我們完全束縛住了。過去我們受着苦，糊裏糊塗的，從沒有想到要起來反抗。天津解放已經兩年多了，可是我們的生活中一點沒有改變。直到人民政府取締反動組織「聖母軍」的時候，

我們才從和政府幹部的接觸當中，開始認識了政府。同時也開始認識到了帝國主義分子的狼毒。我們開始和帝國主義分子鬥爭，現在，我們的鬥爭勝利了。

聖心醫院由帝國主義分子修女管着。她們每天吃雞吃肉；我們要給她們做活，可是每天總也吃不飽。在冬天，手凍腫了，爛了，還得在冷水



這兩圖就是恩滿德、雷鳴亮所散發的「聖牌」正反面，並造謠說：帶上能够避免災難和原子彈。

裏給她們洗衣服。我們自己的衣服要是髒了，洗一下，她們就罵我們費水。我們過去住在大樓的最底下的一層，又黑暗，又潮濕。幹了一天活，回到自己的屋子裏，想起自己十四五歲就像奴隸似的過這種牢獄生活，難過得流出淚來，不敢哭出聲來。心裏苦惱得很。有時也會想過，最好能逃出去，但是受着帝國主義分子的蒙蔽，我們還一直錯誤地相信這樣就是「忍耐」、「克苦」，是「恭敬天主」。

我們過的真是沒有一點自由的奴隸生活。我們勞動，可是除了吃飯，沒有一點報酬，連穿的衣服，也要從家裏拿。我們不能和外邊的人說話，接近。張士強九歲的時候，父親特地從家裏幾百里路趕來看她，可是外國修女就在旁邊守着；說一句話，一個中國修女就翻譯一句；張士強的父親想帶自己的女兒出去玩一玩，也不許可。甚至我們女職工之間，也不准許兩個人在一起說話。他們用「守緘默」的規則控制着我們。有次趙嬌娟同田瑞華說話，被看見了，立刻就批趙嬌娟調到北京去了一個多月。

我們也沒有行動的自由。我們中國人，生活

在中國的的土地上，可是我們就不能走出醫院的大門一步，即使有事必須出去，也要有人跟着。我們也沒有通信的自由，家裏來的信，都是先拆開看了以後，才給我們；最近她們又改變了辦法，來信要當着她們的面拆開來，念給她們聽。在過去，甚至我們穿的衣服，頭髮的梳法，還都得按着帝國主義的規矩。我們飯吃的多少，也由帝國主義分子決定，經常是吃不飽，不敢說；有時剩飯多了，要我們多吃，我們也只好硬塞下去。

我們在醫院裏，每天總是提心吊胆的。有一點小事就會被她們痛罵一頓。再不然，就說我們犯錯了，犯了錯，就要跪着向修女院長齊利納「求寬免」。有一次，田瑞華失手打破了一個碗，跪着「求寬免」還不行，把田瑞華的父親找來，賠了碗才算完。

解放後，帝國主義分子造謠說，「教難近了！」於是把我們控制得更緊了。兩個意大利神甫恩滿德、雷鳴亮和齊利納勾結在一起，一方面阻得我們進步，禁止我們看人民的報紙和進步的書籍；一方面又造謠污蔑人民政府和共產黨。齊利

納在解放前就告訴我們說：「八路都是魔鬼，他們在開會時，有人看見他們頭上都有兩個角。」我們沒見過人民解放軍是什麼樣子，就信了她的話。在解放後，我們很自然地對人民政府都有一種敵對情緒。

天津解放後不久，聖心堂裏成立了四個「聖母軍」支會，由帝國主義分子恩滿德、雷鳴亮充任指導司鐸。許多聖心醫院的職工都加入了這個反動組織。在「聖母軍」支會開會的時候，恩滿德和雷鳴亮就給我們造謠，污蔑人民政府。在美國侵略軍在仁川登陸的時候，他們造謠說：「第三次世界大戰要起來了，這次共產黨可要完了。」而且還無恥地說：「美國有原子彈是天主的意思，好消滅共產黨。」他們曾經散發一封完全假造的「聖母自天上寄來的信」，信上說的話，宣傳第三次世界大戰和原子彈。他們還散發一種「聖牌」，造謠說帶上這樣的「聖牌」就可以避難，避原子彈。其實，這種信和「聖牌」都是帝國主義捏造出來，欺騙我們教徒，進行反動宣傳的。帝國主義分子用的這樣的辦法，這就是變質賣母，製造異端，犯了天主的誠命，這種行爲不但



違反了政府的法令，同時也是我們教內不允許的。

恩滿德在領導「聖母軍」支會開會的時候，常常趁機污辱婦女。我們親眼就見過好幾次。有一次他在聖堂裏抱住一個女教徒，幸虧有人進堂，他才鬆了手。恩滿德的這種行爲，違反了「毋行邪淫」的天主第六誡。同時我們也看出了帝國主義派來中國的傳教士，到底幹了些什麼。這樣的神甫，早已就不是神甫了。

天主教革新運動在天津開展以後，聖心堂和聖心醫院裏的教徒，因為有帝國主義分子把持，就都沒有積極參加這個運動。同時，帝國主義分子却不斷向我們散佈誣蔑這個愛國運動的荒謬言論。他們一再說我們愛國愛教，在革新宣言上簽名的要下地獄。而且有一次雷鳴亮還利用告解威嚇張士強說：「簽名？簽名就是裂教犯大罪，而且一定要下地獄。」很明顯的，帝國主義分子是不允許中國人民愛自己的祖國的，他們沒有辦法阻擋天主教徒的革新運動，就只好用這種無恥的辦法來威嚇我們了。

帝國主義分子爲了阻擋天主教革新運動，又

散發了許多反動書籍。其中有「現代問題解答」、「原子彈的威力」等等。這些書不但讓我們看，而且還要我們也幫他散發。我們看了這些書，又聽信了他們的謠言，使我們真是害怕得很，好像「教難」真的馬上要來了，對人民政府的政策還很不清楚。

因此，到人民政府取締反動組織「聖母軍」的時候，我們還很懷疑政府的做法對不對。雷鳴亮告訴我們：「你們去公安局登記，千萬不能承認聖母軍是反動組織。」而且在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在聖心堂貼佈告，揭發「聖母軍」罪行的時候，雷鳴亮還把佈告撕過一次。

我們到公安局去的時候，心裏還很緊張。但是我們和公安人員有了接觸之後，就不覺得害怕了。從他們那裏，我們開始明白了一些政府的政策。在過去，也有過公共衛生局等政府機關的幹部到我們醫院裏來，那時候因爲我們不認識政府，又怕挨罵，從來不敢和幹部說話，即使幹部來問我們，也總是回答「不知道」。這次我們才真正認識了政府的幹部和政策，而且還開始認識到了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國的罪行。我們向公

安局很坦白的承認了『聖母軍』是一個反動組織。我們這樣做，帝國主義分子不滿意，製造謠言，說田瑞華背叛了，想打擊我們。而且，帝國主義分子雷鳴亮還在聖心堂和聖心醫院裏，逢人就公開告訴不承認『聖母軍』是反動組織的才是聖母真正的『勇兵』。

我們對新社會和人民政府開始有認識之後，就對聖心醫院深深感覺不滿。聖心醫院真是亂極了，什麼事都由齊利納一個人獨斷專制辦理。我們幾個助理員受着她的剝削、壓迫，就想要找條出路。我們迫切要求加入工會，過去我們也會要求過，可是齊利納設法阻攔，我們沒有能加入，我們也沒有勇氣和她鬥爭。但是，這時候我們知道了政府的政策，我們對帝國主義鬥爭就比以前勇敢了，我們又一次起來要求加入工會，雖然還有人阻攔，最後，我們的鬥爭還是勝利了。在參加工會之後，我們都說：『加入工會，好不容易啊！』經過了這一次，我們學會了：一定要鬥爭，才能爭得自己的權利。

所以，在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舉辦第三期教徒學習班的時候，我們就堅決要去參加學習。

當然，帝國主義分子是又會阻止我們的，可是我們不怕了。齊利納先促使她的走狗來阻攔我們，沒有成功，於是她又使出造謠言的本事，說我們要搞對象。可是我們還是不怕。最後她竟把我們的家長找來了，恫嚇他們，希望我們的家長會來攔阻我們。但是新社會裏，大家都進步了，我們的家長不但不反對，而且還鼓勵我們去學習。帝國主義分子的好計完全失敗了，我們鬥爭勝利了，每天却在很愉快地學習和進步。

學習更使我們認識了帝國主義分子的狠毒，我們恨死他們了。我們幾次要求政府把恩滿德、雷鳴亮驅逐出中國去，政府已經答應了我們的要。不但如此，幾十年來在帝國主義控制下的聖心堂和聖心醫院，現在也由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接收，變成中國人民的教堂和醫院了。我們歡喜得很，我們得到真正的解放了。我們知道，有了毛主席，我們的鬥爭才能得到這樣的勝利。我們感謝毛主席。我們還要和聖心堂的教友、聖心醫院的職工團結起來，一齊把聖心醫院辦好，使天主教革新運動更加開展。

## 絕不容許帝國主義分子 利用天主教進行侵略！

「聖母軍」不是「宗教組織」，而是反革命的組織。這一點，帝國主義分子、「聖母軍」指揮司鐸恩滿德、雷鳴亮的罪行中，再一次得到了充分的證明。

帝國主義分子恩滿德、雷鳴亮，控制天主教聖心堂和聖心醫院，並積極發展反動組織「聖母軍」。他們發展「一貫道」道徒加入「聖母軍」。他們散佈反人民、反人民政府的謠言和反動書籍。他們並假造「聖牌」，假造「聖母自天上寄來的信」。他們做的這種荒謬的勾當，連他們自己也供認不相信，但却用來欺騙某些無知教徒。他們在人民政府明令取締「聖母軍」後，公開反對政府法令，不但自己不向政府悔過登記，而且還阻止旁人向政府坦白。帝國主義分子恩滿德和雷鳴亮的胆大妄為，不但違反中國人民政府的法令，也違背了天主教內最基本的規誡。他們披着傳教神甫的外衣，進行各種反中國反人民，鼓吹戰爭，侮辱婦女，發展反動組織，造謠及破壞愛國反帝的革新運動等行動，這絕不是偶然的。這是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國的一整套陰謀活動中的一部分。

中國人民決不允許這種堅決與中國人民為敵的帝國主義分子在中國的土地上繼續為非作惡。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將恩滿德、雷鳴亮驅逐出境的措施，是十分正確而必要的。

每一個愛國愛教的天主教徒，決不能容忍這種無恥的、為害正當宗教事業的帝國主義分子繼續存在於教內；也不能容忍帝國主義利用聖心醫院和聖心堂，作為繼續侵略中國人民的據點。天津的愛國天主教徒已經與帝國主義分子進行過多次鬥爭，他們會為了愛國，為了革新天主教，澈底割斷與帝國主義的

聯繫，在天主教革新運動中，起來驅逐了文貴賓，檢舉了卜相賢等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在今天，他們又站立起來與恩滿德、雷鳴亮進行了鬥爭。儘管在教內還有少數的頑固分子，在這次鬥爭中，企圖與帝國主義分子妥協，但是愛國天主教徒，排除了這種困難。他們要求政府驅逐恩滿德、雷鳴亮；政府接受了他們這個正義的要求。從此，聖心堂和聖心醫院由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接收，變成了中國人民自辦的教會事業。這是愛國天主教徒與帝國主義分子鬥爭的又一次勝利，證明了天津市的愛國天主教徒的覺悟程度，正在逐步提高，鬥爭的力量也在逐步增加，任何帝國主義分子再有利用天主教以進行侵略的野心，都將遭到嚴重的打擊。

但是，必須指出：帝國主義分子目前還不會甘心失敗的；他們還會繼續進行各種卑鄙的活動，進行反對中國人民與中國教徒的陰謀勾當。因此，如何繼續團結神甫、修女和廣大天主教徒，進行學習，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分清敵我；肅清反動組織『聖母軍』的殘餘；辦好聖心堂和聖心醫院；進一步普遍深入開展革新運動，這應該是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當前的中心任務。這裏我們希望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繼續努力完成這個任務！（十月二十六日天津日報短評）

## 這都是雷鳴亮親口對我說的

本刊記者明軫

在他還沒有被我們驅逐出境之前，我會和帝國主義分子雷鳴亮談過兩次話。

這個無耻的法利賽匪徒，想

利用我的宗教信仰，向我進行反動宣傳。他的話說得很微妙，粗粗聽來像是滿有道理，並且無懈可擊；但若仔細一分析，你就會

發現那都是裹了糖衣的毒藥。  
『人民民主主義一定會勝利，資本主義一定要失敗！』他高談闊論地說着。我眞沒有想到：

從他胸裏會說出這樣的話來，「可是，我告訴你，在人民民主主義勝利之後，一定要有一次更大的鬥爭，那就是共產黨對天主教。」他把聲音放得很低，意思是給聽的人一種親切之感，彷彿他把什麼了不起的真理傳給你而不給其他任何人知道一樣，「先生，你是個好教友，你總應該知道，天主有的時候會利用一個魔鬼，打倒另外一個魔鬼！」到此我才恍然大悟，又是帝國主義那一套濫調。我心裏想：除非你的天主才是那樣奸詐、弄權術的。我們中國人把這樣的人叫做「曹操」。我信仰的天主不是這樣，我信仰的天主是全知、全能的。如果他怎麼做，一切就按他的聖意成功了。他用不着「以夷制夷」，用不着「利用一個魔鬼打倒另一個魔鬼」，除非魔鬼頭子才

會那樣！

雷鳴亮看見我在沉思，他更有些得意忘形。「喂，房子裏沒有人，」他兩臂攤在東面上，腦袋伸了過來。若不是他那雙陰險的眼睛出賣了他，你真會想他是個「親人」，「告訴我，說實話，你們搞革新運動，是不是你們八路命令你們搞的，還真是你們自己自動搞的？」我兩只眼睛直瞪着他，他越發覺得「了不起」，「告訴我，不要緊，我寬免你！」我可真忍不下去了，我真想拍着案子罵出「滾你媽的蛋」來；但我不願因此就結束了談話，我祇說了一句：「當然是我們自己自動搞的！這有什麼不對？我是教友，我愛聖教會……」

「哎呀，先生，」帝國主義分子激動地揮着他的右手，看來真像墨索里尼向法西斯黨徒們訓話時常用的那種姿勢，「你太老實了。他們八路是利用你們！等利用完了，……」說着，兩手左右一伸，兩肩向上一聳，就差着沒做出用刀砍頭的手式來了。

「你說是爲了聖教會，」他繼續說，「你等着吧，外國天主教，神甫，再過一年就都沒有了！」

「那有什麼關係？」我的話衝口而出。

「有什麼關係？」他兩眼眯成一條縫，「先生，我們走了，誰背十字架呢？」帝國主義的民族被視到此暴露無遺。

「我很贊成革新運動，」雷鳴亮又來了個驚人筆，乍聽之下也是令人有「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之感，「然而，」以「過這一」然而，「帝國主義的狩獵面目逐漸露出來了，」黎培

「所以反對革新運動，是因為最先發起的，是誓反教。」（誓反教為過去天主教對耶穌教的稱呼）他想用這輕輕的筆，把黎培里的罪惡企圖給弄得乾乾淨淨。

「即使是誓反教發起的，如果果是對的，我們為什麼不贊成呢？」我問他。

「那當然不同了。你知道，先生，誓反教跟咱們天主教是相反的；所以咱們不能跟着他們。」我和我的談話轉到了「聖母軍」要犯蕭永新的身上。他指着

五期「廣場」上的一幅漫畫說：

「你看，你們把蕭永新和柏恩神甫的事都畫上了。說老實話，我不相信有這樣的事。」

「你怎麼知道沒有？」

「他們做那樣的事，還能夠給人看見？」他像是很有經驗地說。

「那你認為是捏造？」

「對了，是捏造，共產黨慣會捏造事實；……」

捏造是有的，但不是共產黨，而是帝國主義分子、華爾街人

廚賈的帮兇們。他們硬說聖母在英、美的軍隊上空顯過聖，他們硬說共產黨見了教堂就燒，見了教友就殺，他們硬說共產黨共產，共妻，他們甚至更裝神弄鬼地說聖母從天上來了信。他們更印符畫咒，提倡異端。這樣的人還能算是天主的信徒嗎？

對於我，「廣場」半月刊的記者，帝國主義分子還竟敢這樣造謠、破壞；對於一般的教友，他們當然是更要毫無忌憚地胡說八道了。

# 我要控訴狡猾陰險無惡不作的帝國主義分子霍佛滿的罪行

蘇桂芬

自從解放後，來了英助偉大的毛主席，人民當了主人，全國人民和愛國的天主教徒、基督教徒，受到了毛主席、共產黨的好處，認識到披「宗教外衣，專門進行

侵略中國和危害中國人民利益的帝國主義分子的種種罪行；並實行三自革新。不甘心死亡的帝國主義分子就百般地造謠破壞，說我們揭發出來它們所作的壞事是「假

的，說他們是『好人』，是從外國來『幫助』中國人『做教』的，『不』是來侵略害人的，又用什麼反對帝國主義分子是反對『天主』，實行『三自』是『烈教』，『下地獄』等鬼話來嚇人，帝國主義的走狗也從旁幫腔。於是有些愛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欺騙的教友，也無意中和我們的仇敵——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一個鼻孔出氣。也說神甫都是『好的』，『沒』一個壞的，最初我也有過這樣錯誤的想法，但是現在我明白了，誰是自己人，誰是仇敵，並且非常恨藏在教會裏的帝國主義分子。

我是個天主教友，而且我家人老幾輩子都是天主教友，現在我要把我親身經歷的事老老實實說出來，帝國主義分子開醫院是不是『慈善』，『救人』呢？

帝國主義分子只作壞事，但是它們不讓人說，要是說了，它們就說是『有罪』，『犯教規』，所以受騙的教友吃了虧受了害也不敢說，例如從前蘭州天主堂裏的神甫霍爾滿，就是個披着羊皮的帝國主義分子，他嘴裏說，不要教徒們看戲劇，打牌，作壞事，他却把壞事作盡。一九二四年，我和二孀子李亞娜，還有幾個女娃娃，常常在夜裏從張子厚家院子的窗縫裏向天主堂（那時天主堂在現在公教醫院裏和張子厚隔牆）偷看霍神甫領着洋婆娘跳舞。霍神甫抱着洋婆娘跳舞，總是跳到深

更半夜，所以第二天我們進堂望彌撒時，總是叫不起來他，那半我十七歲，霍『神甫』代表耶穌，給我『辦神功』，他坐在神功架子上，叫我緊緊抱在懷裏，還說：『你愛我，我愛你，咱倆彼此相愛……』，那時我不懂事，但心裏很害怕，就一面喊著掙脫了，回家後，也不敢對母親說，這事沒隔幾天，我十六歲的堂妹因要結婚，按教規要在結婚前一個月時，到堂裏『辦神功』，她『辦』了『神功』回來，對我說：『這個神甫怎麼『辦』這樣的『神功』呢？他把人拉在懷裏，亂摸，亂說，真把我羞咋了！』帝國主義分子藉『辦神功』污辱了很多年輕的女教友，以致許多吃過虧的女教友也不敢再去『辦神功』，所以後來連三、四十歲的女教友也有許多被『神甫』用這種辦法污辱了。在晚上霍神甫常和一些有錢人在堂裏打牌，我們問他：『打牌不是犯『教規』嗎？』他卻說：『我們『玩一玩』不算『犯教規』。』有一次他在打牌時向一個教友打問：『逛妓女向那裏逛，裏邊什麼規矩，』那個教友罵他常神甫不應問這些事情，以致大吵起來，從這幾個例子，就可以看出來帝國主義分子當『神甫』是不是都是『好的』？是不是來『幫助』中國人來『傳教』的？

再說說它們的『慈善』事業吧！一九三一年八月，我丈夫趙德發因為得了虛症，聽了修女霍爾滿這個帝國

主義分子的話，走落到「公教醫院」裏去治，但是修女雷質保叫我丈夫住院後，只給試溫度表，就是不給藥吃，頭一天我到醫院裏去看，雷質保對我說：『下午三時他就死了，』第二天我去看，她又說：『下午四時就死了。』並且她裝的像個「善人」一樣，對我說：『你也不要愁腸，他死了上「天堂」，孩子由我們給照管……』就這樣，叫我丈夫每天都躺在牀上，不叫動，一天比一天瘦弱起來，一直拖到十一月裏還沒有死，但是躺著不能動彈了，每次我要求抬走，但她立意害死我丈夫，總是不讓抬，最後醫院裏一個姓許的中國人對我說，你丈夫這病她（他）們拖著不給看，這樣治法再過幾天就真要治死了。我就趁修女們吃飯時，把我丈夫偷偷抬回家，找了一個姓李的醫生，給吃了一劑藥就好起來了。在抬回我丈夫的第二天我因身體疲勞躺在牀上休息，這個沒能害死我丈夫而不死心的帝國主義分子雷質保修女又來到我家，見我躺在牀上，她就裝得很「慈悲」的樣子，連忙給我試溫度表，並說：『你有了病，你不聽我的話，你一定要「死」，你和你先生一個病……』說著，她就叫她的婢女胡瑪利亞到醫院裏取來約五百西西的蓖麻油，強迫我喝，我對她說明我已經懷孕八個月了，吃了怕打下娃娃來，但是這個害人的帝國主義分子却說：『沒關係』，又說你不聽我的話，你一定要「死」

，我明知道吃多量的蓖麻油要打下娃娃，我推著不吃，可那個狠心的帝國主義分子却和胡瑪利亞用力把我捺住，硬給灌下去，她才走了，我吃了蓖麻油後，馬上就覺肚子難受，頭暈，接著感到要生娃的樣子，終於我流產了，這就是帝國主義分子的「慈善」啊！

去年十一月，帝國主義分子孫愷寧又跑到我家，裝得很「仁慈」的說：『你家裏困難，你女兒趙玲可以到「聖神會」去，那裏有吃有穿，要啥有啥，我們可以培養她。』我不答應，她就像「魔鬼」樣的，連帶上我家裏跑，把我的趙玲（十三歲）去「聖神會」給她們當奴隸，我女兒趙玲去了以後，他們什麼也不給，吃的粗飯也沒菜，冬天睡冷炕，也沒火烤，還常常受辱罵，罵我女兒是「混飯」吃的，每週我妹回家一次，就哭著不去「聖神會」裏去，但他們不讓離開，到今年二月，我妹及她們虐待成了神經癱瘓病，手常抽筋，常常正在吃飯時，不知不覺飯碗就脫手落地，我不得不叫我娃再去了，誰都知道我的趙玲是個聰明的小女孩子，但是被雷質保這個魔鬼，害成了個神經病了，我想起這些事就傷心，現在我覺悟了，我真是感謝毛主席和共產黨，我必控訴天主教會內狡猾陰險的帝國主義分子所加給我們的災害，我要求人民政府趕走一切帝國主義分子，好給我們消恨，好純潔我們的教會。（轉載十月十日甘肅日報）



## 孫峻德神甫參加了土改工作

王 衡

編者按：孫峻德神甫是天津望海樓天主堂副本堂。他作過聖母軍指導司鐸，反對革新運動，思想很頑固，作過對不起人民的事情。後來經過學習，思想轉變了。他曾在九月十六日「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國罪行控訴大會」上，很英勇地控訴了帝國主義分子罪行；（原文見本刊第六期）並於十月二十七日參加了土改工作。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七日下午一點四十四分，從瀋陽開往北京的快車開出了天津站。孫峻德神甫站在車門內向歡送者熱情地揮着手，——他從此踏上了西南區土地改革的征途。

在出發之前，孫神甫無比地興奮，興奮得使和他在一起的馬文彬神甫羨慕非常地說：「若是現在讓我去，我馬上就走。」說這話時距離開車不過兩小時了。

孫神甫參加土改工作，是經過了一個很厲害的思想鬥爭的。今年五月間，天津市第一次有神甫參加土改時，孫神甫很不以為然。「人家的地，說分就分，對嗎？」他心裏這樣想。可是過了不到一個月，他變了。

有一次，孫神甫把這個問題整整想了一天，最後他找到了答案：「聖經創世紀上不是說：「你必終身勞苦，才能從地裏得到吃的。」這是天主對原祖亞當說的話，意思就是說：每一個人都得勞動才能吃飯。那末，大地主一動不動就吃飯，不正是違反了天主的聖意？這是第一。還有，聖經上有一句話說：「人民的意思就是天主的意思」。現在中國人民，除了少數地主以外，都要求土改；難道天主會反對？」孫神甫從這裏得到一個結論：土改正是天主所喜歡的政策，每一個天主的好兒女，都應該擁護這

個政策。『再說，我還覺得，』孫神甫說：『土改之後，在農村裏就沒有入剝削人的罪惡了，豈不就是除免了許多罪惡？』對，他越想越對，他也明白了所謂『不義之財』的話完全是帝國主義的胡說八道。

除了上面的道理之外，孫神甫這次參加土改，還有點『補贖』的意思。他說：『過去咱們天主教被帝國主義分子給霸佔了，淨幹些危害祖國危害人民的事。咱們教內帝國主義分子過去做了多少對不起中國人民的罪惡，都是利用天主教的名義幹的。現在咱們應該做點好事，贖一贖過去。誰讓咱們從前沒有把帝國主義分子趕走呢？第二，過去咱們給帝國主義利用了，做過些反人民的罪惡。今天人民不但不拒絕咱們，反而要團結咱們，改造咱們，咱們還能像過去那樣跟人民為敵嗎？』就是由於這種認識，孫神甫才積極報名參加土改工作。

『更重要的是，』孫神甫捏着拳頭說，『咱們參加土改，是給帝國主義分子一個反擊！他們不讓咱們參加，咱們偏參加！』他臉上浮起一片得意的色彩。

## 岳樹德神甫來函

促進會各位同志：

我這次能够參加土改，精神非常愉快。

自從到了工作地點以來，我參加過多次控訴鬥爭大會。這裏解放的時間雖然並不長，農民覺悟程度却很高，反霸、反封建、鎮壓反革命工作都做得很好。

在控訴鬥爭大會上，惡霸、地主、反革命分子被鬥倒了，農民站起來了，不再受封建惡勢力壓迫，恢復了自由，獲得了土地。農民們都說：『鬥倒了惡霸，消滅了封建，剷除了反革命分子，我們才能有真的自由！』

在這裏，反革命分子曾經造了很多的謠言，煽惑老百姓，使老百姓與政府脫節。現在這些謠言全都一一被揭露出來了。對這羣壞蛋們即將加以處理了。由這裏我確切知道反革命分子是時時想鑽空子的。諸位同志們，在天津要隨時隨地提高警惕，萬不可麻痹大意。

岳樹德

# 北京市是怎樣深入發動天主教徒參加革新運動的

劉 明

北京市約有天主教徒二萬餘人，中外神甫約二百餘人，教徒和神甫參加「聖母軍」等反動組織的約兩千人。在今年五月間革新運動開始時，帝國主義分子在教徒中間散佈謠言，破壞革新運動，愛國教徒受到打擊。教徒們有誰表示要愛國、要擁護共產黨，有的神甫就說他「犯了罪，要下地獄」。經過幾個月來的革新運動，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各種罪行已被教徒們澈底揭露出來。和帝國主義分子相勾結的反動分子在教徒中間已經孤立了。在教徒中間則湧現了大批愛國的積極分子，他們團結了廣大教徒，堅決和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進行鬥爭。

北京市的天主教徒所以能有今天這樣的愛國覺悟，是因為天主教中的愛國民主分子曾在教徒中間進行了深入的愛國主義教育和艱苦的羣衆工作。

北京市天主教發動教徒的步驟是：向教徒進行愛國主義教育；開展控訴運動；在大多數教徒有了愛國反帝的覺悟，並湧現了足夠的積極分子之後，即成立革新運動委員會。

自今年五月開始，在各區抗美援朝支會號召與指導及各羣衆團體的幫助之下，由愛國教徒發起，普遍組織了革新運動的學習小組。在學習時，市抗美援朝分會印發了全國各地所揭露的帝國主義分子利用宗教進行侵略活動的材料，和一些關於宗教革新問題的文章。經過作報告、座談、討論，解除教徒的各種思想顧慮，通過教徒的實際生活體驗和他們所熟知的帝國主義分子及反動分子的罪行，提高了教徒的愛國反帝覺悟。在學習中發現和培養了積極分子，並在他們的帶動和影響之下，開展了對帝國主義分子及反動分子的控訴運動。在教徒中間開展控訴運動，是使教徒羣

脫帝國主義分子的影響、劃清敵我界線的有效辦法。如在六月二十三日召開的有全市五千多教徒參加的控訴大會上，有很多『仁慈堂』的兒童控訴帝國主義殘害中國兒童的罪行。教徒們在會場上哭成一片。有的教徒說：『他們（帝國主義分子）掛的是天官賜福的牌子，作的是男盜女娼、殺人害命的事情。』教徒張淑蘭在仁慈堂住了十幾年，她身上手上到處是被外國修女們打壞的傷疤。張淑蘭會到處在教徒羣衆會上進行控訴。各區各教堂各學習組，曾多次舉行了大型和小型的控訴會。各區和各教堂之間並互派教徒參觀學習。前進的區推動了落後的區。

教徒們的學習和控訴，是在和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的尖銳和緊張的鬥爭中進行的。從組織教徒學習開始，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們就用各種方法鑽空子、找藉口、造謠破壞、拉攏、打擊以及用金錢收買教徒。輔仁教堂的外國神甫聽到有教徒控訴他們，就給教徒送米、送煤，說『這是天主的仁愛』。他們到處去勸教友多念經，多禱告，用加強宗教生活來抵制革新運動。帝國主義分子並派出爪牙到處活動，在教友們學習時公

開搗亂；有的則表面擁護革新，暗中進行破壞。愛國的教徒和幫助學習的幹部，隨時都在研究、瞭解敵人的情況，團結教徒羣衆和帝國主義分子進行鬥爭。

經過學習和控訴，教徒們解決了這樣幾個問題：

(一) 開始時教徒們都相信帝國主義分子散佈的『革新就是滅教』的鬼話。在學習中大家已經從實際行動中看到，革新毫不妨礙大家的信教自由，只是不要再受帝國主義的欺騙。他們說：『我信教多年，原來是信了帝國主義！』『革新把我從黑屋子裏帶到太陽光下面了！』(二) 認為『神甫是天主的使者，他作了壞事，教徒也不能說，說了要犯教規，丟掉靈魂』。但是在控訴中，大家聽到外國神甫私藏武器，設電台和帝國主義通情報，強姦婦女，霸佔財產等罪行，以及『仁慈堂』害死無數中國兒童等事實，這才認清了他們的反動賣國的真面目。有的教徒說：『別說靈魂，我不要肉體也得和他拚到底！』『原來他們打着天主的牌子，淨幹些魔鬼的惡事，該下地獄的正是這些壞蛋！』(三) 很多教徒過去受

了帝國主義分子的欺騙，不相信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只知愛教，不知愛國。現在在捐獻飛機大炮時，不但自己多捐，還要到處向別人進行宣傳。在廣大教徒的要求下，現在有的中國神甫在每次作彌撒時，也開始向教徒進行愛國主義的宣傳了。在廣大教徒愛國反帝的覺悟基礎上，全市不少教堂都成立了比較鞏固的革新委員會的組織。

## 我在天主教革新運動中的體會

吳克齋

在去年夏季，我就有發動天主教革新運動的動機了。不過當時只有一個模糊的概念，就是要教教。那時天津已經解放一年多，國家在飛躍地進步，可是天主教却始終與社會隔絕。共同綱領上明明規定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我們天主教爲什麼要自棄於人民呢？我感到天主教應該革新，不過有一事橫於心中不能自決：革新是否違背教義？經過幾個月的思索，又參閱了幾本天主教的叢書（主要是新舊經），終於認識到革新是廣揚天主教，是合乎耶穌的精神的。我個別地和一

在學習和控訴中湧現出來的積極分子則成爲革新委員會的骨幹。在九月間召開的全市天主教代表會議上，成立了北京市天主教革新委員會。目前，革新委員會的組織正進一步發動教徒徹底檢舉教內的帝國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摧毀教會內的各種反動組織，並進一步深入地同教徒進行愛國主義教育。（轉載人民日報）

些神甫談過這個問題，他們起初也同意我的看法，並鼓勵我去發動這一運動。但這一消息被法籍帝國主義分子文貴賓知道後，就大加阻撓破壞。他說：「革新運動就是裂教。誰參加革新，誰就下地獄，停止他們的神功！」神甫們聽了他的語言之後，就倒向他一邊，不敢再贊成革新了。帝國主義分子還想以停止神功來恐嚇我。有一次，我要去辦神功時，一個帝國主義分子神甫對我說：「天主教有命令，你不能辦神功！」我的思想會一度混亂：「革新就要下地獄嗎？」對此問題，我

又找一位中國神甫去談，辯論達一小時許，最後我說：「耶穌說：『人沒有判斷人（升天堂下地獄）的權利，你要是判斷人，你將來就是被判斷者』。主教、神甫全是人，怎能判斷我下地獄，停止我的神功呢？」這個神甫被我問得無話可說。

在實際鬥爭中，我們逐漸認識到阻礙天主教革新的就是那些利用天主教作侵略工具的帝國主義分子。今年一月十三日，我們發表了革新宣言，並成立了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籌備會。隨後，鬥爭也就表面化了。帝國主義分子文貴賓等和反動組織「聖母軍」的人員到處造謠說：促進會的委員全是魔鬼，革新運動是裂教，教友在革新宣言上簽名的也要下地獄。這時，許多教友受了他們的矇蔽，對促進會籌備會的委員們全都疏遠了。因此，我們初步的宣傳工作很難展開。我們一面在各天主堂牆上貼出大字報，一面在平日彌撒後、降福後，在各堂前用擴音器播音。最初聽的人很少，因為帝國主義分子早已警告教友，說我們的宣傳是「魔鬼之音」。可是，後來有些好奇的教友偶爾也駐足聽聽，聽過幾次之

後，他們明白了革新原來是愛教反帝運動，並不是裂教。就這樣，聽的人日漸增多，很多教友在革新宣言上簽了名，到四月七日，簽名的已達一萬五千人。就在這天，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正式成立了。

這時，有些進步的教友，希望改造思想。促進會應此要求，舉辦了學習班。現在已經辦了三期。經過學習的教友，一般認清了披着宗教外衣的豺狼們侵略中國的罪行，對帝國主義分子更加痛恨。五月間，當文貴賓盜竊教產、破壞革新運動等罪行被揭發之後，廣大教友起來要求驅逐文貴賓，並有四百多教友先後兩次直接去和文貴賓作說理鬥爭。儘管這時潛伏在天津教區的帝國主義分子滿濟世和他的走狗王克明等組織「暗殺團」，屢次發銅鑄信給促進會的各委員，並備置三把尖刀準備行兇，但始終絲毫不能阻止廣大教友的正義鬥爭。

天津市的天主教革新運動，在這一年中獲得了一點點成績，但是，在天津天主教內，還潛藏着帝國主義分子，我們還要防止他們的造謠破壞；同時，在教友方面，要澈底與帝國主義割斷。

切聯系，還得有一段很艱苦的思想改造過程。以我個人而論，在不斷與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的鬥爭中，政治覺悟提高了，由最初的單純爲了救教而漸漸地體會到愛國與愛教是一致的，是不能分開的，並且我也認識到法利賽黨徒們阻撓革新運動，是妄圖繼續利用宗教侵略中國，這是我切齒痛恨的。可是在鬥爭文貴賓時，我犯了溫情主義，

## 來函摘錄

### 蕪湖帝國主義分子的

### 罪行

促進會負責同志：

在你會出刊的「廣場」上，看到登載各地革新情況，還在交沈經驗上是很好的。現在我將蕪

沒有用對待敵人的態度對待他，這說明了我在思想上還沒有完全肅清帝國主義分子的惡毒影響。因此，我認爲要搞好革新運動，首先必須站穩立場，分清敵我界線，然後才能洗刷帝國主義分子多年加給天主教的污點，澈底實行中國天主教的自治、自養和自傳。

（轉載人民日報）

湖幾個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國主義分子罪行的材料寄去，希望刊錄。

（已被驅逐出境）是蕪湖教區副主教兼全區耶穌會士的總會長。當三自革新運動在蕪湖展開，準備登記天主堂財產時，他造謠說：「三自革新運動和登記財產是準備殘害天主教，先殺神甫後殺教友，這是魔鬼的狡計，要勇敢的同他們對抗，作耶穌的勇兵。」並對落後的教友說：「搞革新的全是些壞教友，你們不要跟他們走，成了魔鬼……」他又委派他的繼

西班牙帝國主義分子查禮士

子顧啓民（西班牙籍神甫）主持「避靜」，將教友們關在大屋裏三天，進行破壞革新運動的宣傳。

當進行財產登記時，查禮士竟將天主堂大量黃油布燒掉，又令順安天主堂砍伐樹木，焚燬傢俱。又秘密由蕪湖天主堂轉移現款三千三百萬元至宣城天主堂，企圖隱匿。

一九四三年蕪湖天主教內思學校化學先生陳淑嘉，見校方許多地方太不合理，乃向校方提議改進，但竟然遭到查禮士等帝國主義分子的妒恨，中途無理將他解聘。同學們因此事極爲氣憤，一致向該校負責人武秉誠（西班牙籍）提出抗議，誰知武秉誠受查禮士指使，不但不接受意見，反而大罵一頓，同學們在萬分激憤下舉行罷課，堅決要求學校脫離教會束縛，學校行政必須與教會分開，同時還發表了告蕪湖市父老書，說明事實和學生的要求。這時查禮士便露出本來的兇惡面目，竟向日本特務機關——憲兵隊誣告陳淑嘉先生和向校方提意見的領導同學是新四軍，企圖一舉捕殺他們，幸而他們逃走了，得免遇難。然而查禮士仍不甘休，除開除了十七位同學外，還蠻橫的把高二班停辦，使許多同學失學。

查禮士又組織公教青年會的

反動組織，秘密活動，並勾結高匪鐵君（已槍決）李匪品仙，大肆反動宣傳，進行反革命活動。

帝國主義分子賈海榮（西班牙籍蕪湖河南堂神甫）經常誣毀人民政府和共產黨，謾罵蘇聯，破壞自立革新運動，破壞抗美援朝運動，阻撓進步教徒參加愛國運動。本年四月向教徒周金順說：「你們不要相信政府的人，不要推行革新運動，因為我們有教宗，和會長的命令，不能革新，革新就是叛教，就要下地獄。」又對周金順說：「湖南瀏陽、四川廣元、天津等地的革新運動是假的，逮捕帝國主義分子也是假的，你們不要相信報紙上的這些



消息，都是政府捏造的……」周金順在河南天主堂門口黑板報上寫「中蘇友好萬歲」，他又威脅說：「你不該在牆上寫這些，不准你們宣傳愛國，因教徒是不能管政治的。」不但如此，賈海榮還經常侮辱中國教徒，還胆敢強迫雞姦青年教徒湯立華。湯立華今年十七歲，在河南天主堂當雜工，在他工作時間，賈海榮經常將他關在房內強迫親嘴，並鷄姦兩次。

平守和——這個帝國主義分子是查禮士特意從西班牙帶來的，是美國培養出來的特務。查禮士派他管帳，蕪湖教區的經濟全都掌握在他手裏，他任意的揮霍，抽三砲台烟，中國神父連粗布

衣也穿不上。並作了很多破壞人民危害中國的勾當，就如本年一月間天主堂醫院職工組織醫務工作者工會，他竭力阻撓並極力破壞職工們團結，又無理的解僱該院的院長譚煥章。醫務工會成立後，平守和便停止對該院經濟供給，又截斷該院電線，不讓該院故醫士謝治蘭上班，不讓職工學習「論人民民主專政」。譚院長

說：『在平守和的心目中滿以為這樣就可以搞垮我們的醫院，但事實上，我們每個人加緊工作克服困難，這個醫院已經穩定的維持了四五個月，而且已走上了新生的道路。』

平守和又阻止教友參加夜校，惡意誹謗蘇聯，並說：『美國好，美國偉大，蘇聯渺小，沒有用。』一九五〇年五月三十日下午一時，有女教友張鳳英（崇志中學學生）到總堂去玩，親眼看見平守和在會客室裏污辱女教師劉誠英，同時張鳳英本人和內思學校學生彭榮貴，全曾受過他的污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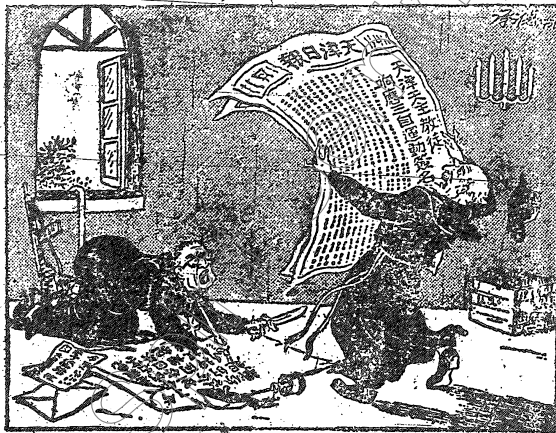
這些披着宗教外衣進行侵略的帝國主義分子堅決與人民為敵，與愛國的教徒為敵，教徒紛紛控訴他們的罪行，要求政府依法嚴懲，政府已接受了人民的要求，將他們驅逐出國境。

蕪湖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籌委會委員谷晉

# 聖母軍的萬惡罪行

——轉載上海解放日報——

(完續)



◎天津天主教中的帝國主義分子文貫賓、鄭化民等，看到報上發表了幾位神父響應三自運動的簽名後，文貫賓就給李德培神父寫信說：「今天看報見了你的名字，希望你回頭，從今天開始把你的神權暫掛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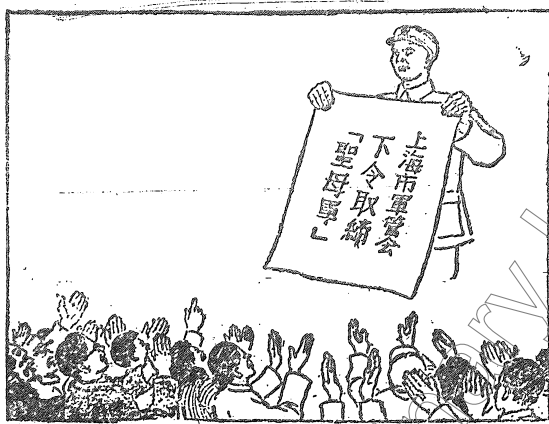




●九月五日，南京軍事管制委員會接受廣大羣衆和愛國愛教的天主教徒的要求，正式下令驅逐象培里出我神聖國境。象培里在中國的下場，正是說明了中國人民的偉大力量，說明了一切帝國主義殘餘勢力，必將在我全國人民團結下被完全肅清。



●愛國的天主教徒們和各界人民，擁護政府門的措施，指出象培里的被驅逐是中國人民反帝鬥爭的又一次勝利。但驅逐象培里不是鬥爭的結束，而是新的鬥爭的開始，愛國的教徒們要加強學習，認識帝國主義分子的狡猾面目，控訴和揭露帝國主義罪惡行，開展反帝國主義運動，為繼續肅清天主教內的帝國主義分子而鬥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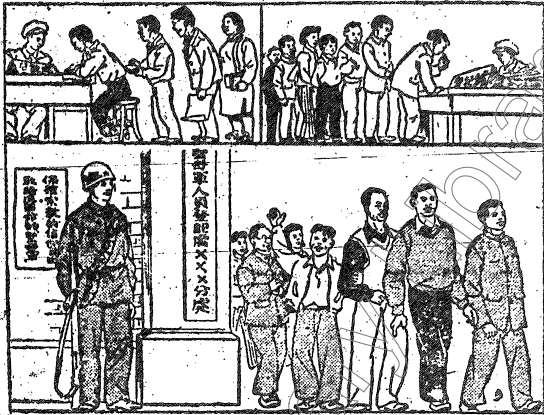
委員會上，各界代表紛紛提出，要求上海市政府商會擴大，立即取締「聖母尊」，並規定「聖母尊」人，徒的熱烈擁護。十月八日，上海軍管會接獲人民登記及退團辦法。



名天和全副責任，上海各界人士，紛紛捐款，支持「聖母尊」的運動。上海軍管會，已派員前往，調查「聖母尊」的組織，及活動情形。上海軍管會，已派員前往，調查「聖母尊」的組織，及活動情形。上海軍管會，已派員前往，調查「聖母尊」的組織，及活動情形。

HOLK

④上海的天主教徒紛紛召開大會，控訴以  
 聖母軍的陰謀進行登記。聖母軍一支會中職員及  
 上人員，均至登記處進行登記。交出組織名單及  
 證物，得到了寬大處理。一般二團員均得到記  
 分處聲明退團，政府不再追究已往。好好學習改造  
 新生，決定在回到祖國的懷抱後，他們得到了  
 自己。



⑤取締反動組織「聖母軍」，把帝國主義  
 分子從中國天主教中驅逐出去，是人民政府保護  
 正當宗教信仰和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鬥爭又一勝  
 利的具體表現。中國的天主教徒在愛國愛教的熱  
 忱下，將熱烈進行自治、自養、自傳的三自革新  
 運動。  
 (續完)

稿

約

一、本刊歡迎各地神長、教友及讀者投稿。

二、內容以反帝愛國愛教為主，如：

(1) 關於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國的事實；

(2) 各地三自革新運動的工作經驗及發展情況；

(3) 對於帝國主義所歪曲的教義的批判。

三、文章體裁不限，但要通俗。論文、紀事、文藝、通訊均可。

四、稿件請寫清楚，直行，請勿寫在紙的兩面。

五、圖畫及照片尤所歡迎。圖畫請用黑色。

六、稿費文字每千字一萬元至五萬元；圖畫及照片每幅一萬元至三萬元。

七、本刊對來稿得酌予刪改或摘用其中的一部分。

八、來稿除附有貼足郵票的信封外，概不退還。

九、稿件請寄天津干區新華路二七二號天津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廣播編輯部。

天津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登記證新字第七十四號  
經中國人民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天津郵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 廣揚半月刊

(每月一日、十六日出版)

(零售每冊人民幣二千元)

## 第十期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一日

出版者 天津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

(天津一區河北路八十號)

### 訂閱價目表

期	冊數	價目
三個月	六冊	六千元
半年	十二冊	一萬二千元
全年	廿四冊	二萬四千元

外埠平寄不加郵費。  
國外及掛號郵費數目，請來函接洽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